

事故

(日) 松本清张 著

范笑笑 译



事故

(日) 松本清张 著 范笑笑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事故 / (日) 松本清张著; 范笑笑译.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008-6994-8

I. ①事… II. ①松… ②范…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10348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7-7717

JIKO Kuroi Gashu I by MATSUMOTO Seicho

© 1963 MATSUMOTO Yoich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in 1963.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ina Worker Publishing House,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MATSUMOTO Yoichi,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Taiwan.

事故

出 版 人 芮宗金

责任编辑 傅 娉

责任校对 董春娜

责任印制 黄 丽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鼓楼外大街45号 邮编: 100120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电 话 (010) 62005043

(010) 62005039 (出版物流部)

(010) 62379038 (社科文艺分社)

发行热线 (010) 62005049 (010) 62005042 (传真)

经 销 各地书店

印 刷 天津嘉恒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160千字

版 次 2018年7月第1版 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9.00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出版物流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事故

1

热空气

105

解说

酒井顺子 195

事故

SHI GU

1

一日清晨，高田京太郎躺在床上翻看早报，看着看着不禁脱口而出：“啊，有了！”

高田看报纸习惯于先看社会版面。与一般的读者出于兴趣看社会版面不同，高田是出于职业的需要。

高田京太郎是协成货物株式会社总务课的车辆主管。协成货物是一家拥有十余台卡车的运输公司，经营项目也包括东京到松本的长途运输。

高田今年 37 岁，以前做过保险公司的销售员，六年前到了现在的公司。

他现在是这家机动车公司的总务课车辆主管，专门负责机动车事故的善后处理工作，所以他对相关新闻十分敏感。

《卡车闯入董事住宅》，正是这则新闻引起了高田的注意。

“2 月 11 日 0 点 20 分，位于杉并区 R 市 × × 号，某公司董事山西省三（42 岁）的家中突然闯入一辆夜间运输的卡车。卡车破门而入，猛冲 5 米，到玄关处才停下来，玄关处一片狼藉。卡车司机是千代田区神田 × × 市协成货物株式会社的山宫健次（21 岁）。此次交通事故是由于路面结冰打滑，加上司机疲劳驾驶，双重因素叠加导致的，实属罕见。住宅中无人受伤，卡车司机山宫有轻微撞伤，三天左右能好。”高田京太郎读完新闻咂舌道，“真是没办法呀。”

他每天早晨怀着“会不会有跟我们公司有关的事故”的心情，最先翻看社会版面。好在最近都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故。

这次单从新闻报道上推断，也并不算什么大事故。三个月前，同样是在深夜，自家公司的卡车轧死了一位老太太，他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到处奔走，大费心血。这次貌似只是大门和玄关处损坏而已。

妻子起床后正在准备早餐，高田把报纸塞给妻子——“你看看这个”。

“真危险啊！”

妻子单手端着味噌汤碗看完了报纸上的新闻。

“昨天晚上杉并冷到了结冰的程度吗，疲劳驾驶到底是什么情况，车不是刚从神田那边的公司开出不久吗？”

“是啊。年轻人也真是没有办法，白天不当班就去打棒球、看电影，肯定是玩累了。而且按规定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开车的，昨天不知道是为什么只有山宫一个人。”

“不过好在只是轻伤，三两天就能好。亲爱的，这个司机你认识吗？”

“认识啊！”

“这个山宫健次平日就是个冒失鬼。驾驶技术倒是没有问题，不过人就轻浮了些，爱时尚。这次头部没受伤算是万幸，不然弄坏了一头长发就够他受的了。”

“话是这么说，还是有点奇怪。”妻子说道。

“这个卡车是往返于神田和甲府、松本之间的吧。这么算来，应该是走甲州街道。可是新闻报道中，事故发生的街道不在那条街啊。”

“拿过来给我看看。”

高田从妻子手中拿回了报纸，查找到受害者的住址，果真这个地方不在甲州街道沿线。“真奇怪。”

他让妻子把黑色皮包拿了过来，从里面掏出了东京都分区地图。

翻开杉并那张，在上面找到了事发地点。虽然不是和甲州街道完全背离，但东西方向上微有偏离。“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呢？”他歪着脑袋不解道。

“不过，报纸上写的是疲劳驾驶，可能是困得迷糊了开错了地方也说不定。”

妻子边用筷子搅拌味噌汤边说道。

“不管怎么说公司都是完全过错方，哎，又多了一件麻烦事。”

高田京太郎一声叹息道，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心情不好，反倒是为了自我炫耀，故意做出的，意思是接下来该看我的了。

妻子也早已猜透了高田的心思，说道：“真是没有办法，后边就是你的工作了，这要是换了别人恐怕还真搞不定呢。”

高田京太郎以前做过保险销售员，所以嘴皮子很溜。凭着高超的口才可以轻松地笼络对方，也可以通过威逼利诱让对方负担赔偿金，在公司被视为不可多得的人才。这些都是高田在家里和妻子炫耀时说的。

高田京太郎在走进位于神田的公司事务所之前，以锐利的目光扫视了下车库，里面停着三辆卡车，司机正拿着水管洗车。

“山宫怎么样了？”

他向其中的一个司机询问道。

“山宫呀”，那个司机转过头来，“那个家伙被 R 警署叫去问话了。”

“伤情怎么样了？”

“什么呀，没什么大事，轻微擦伤而已，就胳膊上蹭破点皮。看样子那家伙对胸部保护得很好，一点都没有撞到。”

“可早上的报纸说的是要三两天才能好。”

“报纸都喜欢夸张啦。”

“车呢？”

“这个就是。”

旁边头上拧着毛巾的男子正在清洗轮胎，转过头来回答道。

“是哪里坏了呢？”高田走上前弯下腰仔细检查着那辆车。

“没什么大毛病，就是保险杠有点弯了……这大卡车真厉害，把人家一栋房子都快撞毁了，自己啥事儿都没有，结实得像装甲车。装的货是山藤商会的电机零件，重量也是足足的。”

高田仔细看了一眼之后进入了事务所。

最先来上班的四五个人互道了早安，公司里管理车辆的只有高田京太郎一人。

“高田，你又有事干了。”

正在读报的家伙笑着说。

“哎，没办法。幸好山宫没啥大事。”

高田喝了杯茶。

“先去受害者家里看一看，道个歉吧，这个事还真得早办好。”

他马上找刚外出回来的会计领取了两张千元钞票，走出了事务所，打算用这些钱买个水果篮。

路过车库前面的时候，他转身问道：“喂，山宫走的是甲州街道，为什么会路过那儿呢？”

藏在车身后面的男子探出了头：“这个不知道。那条路是从甲州街道的拐弯处笔直延伸出去的，路幅不一样，按理说是不会走错的。不过听说山宫是疲劳驾驶，估计是一不留神走错了吧。”这个男子的推测和早上妻子说得一样。

高田京太郎乘坐电车在新宿站下了车，找了家知名水果店买了个水果篮，里面很多都是便宜的东西，但包装很上档次。随后叫了辆出租车驶向甲州街道。

来到了之前说到的拐弯处，果真在笔直的马路边有一个岔路口，路很窄，入口处还有单行线的指示牌。

“就停这儿吧。”

他挨家挨户地看，让车在一家门口停了下来。

都不用看门牌，看到破损的门就能一眼认出。不仅如此，外面五六个邻居在门口聚集，里面有三四个人在收拾损坏的东西。

高田京太郎做出略有不安的架势，将水果篮抱在腋下，尽量避免脚下发出声响，悄悄走进了破损的大门。

刚要向邻居打听下夫人在哪儿，那人马上跑到屋里面去了。

高田走到玄关处，格子门和横梁都坏了，所幸的是车到了玄关处就停了，屋里没事。

在这户人家的主人出来之前，他已经迅速地环顾了四周，粗略地估算出损失。房屋是老旧的，面积虽然很大，但是年头久了，看上去得有20多年了。总之是战前建造的，周边没有遭受战争灾难的房子得以保留。

大门是冠木门，木头年头久了，大风一吹就跟着摇晃起来。门柱和门扉因长年暴雨的洗礼已经变成黑色，还有被虫蛀的痕迹，裂口处泛着白色。玄关也是一样，格子门和上框都有破损。如果全部进行修缮，大约有一万五千日元足够了，再加上五千日元慰问金，总计两万日元，这是高田的估算。

他若无其事地环顾四周后收回视线，一个三十一二岁的妇人正跪坐在正前方。肤色透白，浑圆脸蛋，头发丰盈，可以说是个十足的美人。她穿着全白的围裙正在收拾东西。

高田毕恭毕敬地行了个礼：“您好，我是协成货物株式会社总务课的。”

这种场合他是不会说自己是车辆主管的。

“昨天晚上，我们公司的年轻人因为实不该有的疏忽大意给您造成了损失，我想今早无论如何也要先来给您赔礼道歉。”

他将抱着的水果篮煞有介事地放到角落的台阶板上，显得很沉的样子，然后缓慢地掏出名片。

他边搓着手问：“您是太太吧？”

“是的。”

夫人对这突如其来的到访有点慌张，好像故意要避开似的，低垂着眼睛。高田判断这个妇人并不市侩，反倒增添了几分好感，而且看样子可以少赔点钱了。

夫人的围裙领边露出里面的毛衣，样式很时尚，颜色是浅绿色，在白色围裙的映衬下，像嫩草一样。

高田京太郎回到公司事务所，在门口正好撞见迎面走来的肇事司机山宫健次，胳膊上绑着的绷带挂在脖子上。

“早。”

山宫先打了招呼。

“怎么样了，你真是干了件了不起的事！”

这种情况下高田一般是不会唠唠叨叨去责怪年轻人的，他也没有责骂的权力。但是他也想让对方看出为了摆平这些事，自己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去交涉。而且高田的本领在于不直接说而是让对方隐约感受到。

总之这样做是为了在司机当中赢得声望。

“对不起。”

山宫低下了头。

他的脸色很好，看上去并不那么疼。

“伤怎么样了？”

“并无大碍。”

山宫因为年轻，说话都用敬语，比较客气。

“听说被 R 警署叫去问话了？”

“是的。刚从那边回来，说明了下情况，驾照被没收了，说是在做出正式处罚之前由警署保管。”

“哦，现在公司正缺司机，要是像你这样技术好的也不能开了，公司更难了啊。”

“抱歉！”

“听说是疲劳驾驶？”

“是。我自己并没有发觉，等意识到之后已经走错了路。然后我急忙踩刹车，但已经来不及了，车一打滑冲到了别人的家里。”

“幸好踩了刹车，否则那幢旧房子从里到外都要一塌糊涂了。”

“高田先生，您是去过那家回来的吧？”

“我先去慰问了一下。”

“实在抱歉！”

他急忙低下了头。

“不不，你的伤无大碍就好。”

“那边的人对您发怒了没有？”

“见到了太太，看着是个很老实的人，打消了我的顾虑。”

“噢噢。”

高田看到山宫说这话的时候嘴角露出微笑，猜测他应该也放心了。

“今天那家男主人去公司上班了不在家，太太看样子很老实，估计他们也不会说什么无理的话，明天你和我一起去一趟赔个礼，争取给对方留个好印象。”

“好的。”

山宫低着头，他那低垂的睫毛显得稚气未脱。

“好了，事故既然发生了也是没办法的事，今天晚上回去好好静养。你和课长打过招呼了吗？”

“我刚去过了。”

山宫低着头向对面走去。

高田京太郎回到事务所。先给大茶杯里斟上热茶，喝了起来，往课长座位上一看，课长正和客人谈得起劲。

怎么向课长汇报此事呢。如果说两万日元能谈妥的话，就得跟课长说三万日元以上。要不从开始就预设这么低的价钱，显不出自己的本事。

一开始说三万日元，后来两万日元就搞定的话，才能显示出自己的本事。

等高田盘算完，客人已经离开了，他随后向课长座位走去。

“跟您汇报下山宫的事情。”

“好，听说提早去那边看过了，是吧？”课长接待客人时点的烟还没抽完又吸了一口。

“是，我想着还是尽早去的好，就拿着水果篮作为慰问品先去问候了一下。”

“辛苦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主人是和平化纤会社的审计员，我去的时候刚去上班，见到了太太，看上去不像是爱挑剔的人，放宽心了。”

“这样啊。”

“粗略看了下损坏的大门和玄关处，房子很旧。但是现在木工的手工费什么的都上涨了，修缮费大体要在三万日元以上，而且再加上一万日元慰问金，总共花四万日元大概能办妥。”

“那够吗？”

看上去课长觉得便宜了。

“那拜托了。”

高田告退了，心想课长觉得四万日元都算便宜，那事情就好办了。

这时对面正接电话的男子叫住了高田：“好像是今天早上交通事故受害者家里打来的电话。”

高田拿起电话，电话那边传来了清澈悦耳的女声：“我是山西……”

“啊，是太太吧。我是刚去您家里打扰过的高田。”

高田眼前浮现出夫人那张嫩绿色毛衣相映衬下雪白的脸庞。

“啊，您好……想拜托您，事故发生也是在所难免的，请不要过多责怪司机了。”

2

高田京太郎接听山西省三妻子的电话之后，悠闲地抽起了烟。

最近很少能听到这样的话语了。

作为事故负责人，他经常要周旋于卡车事故被害者的家。每次都被像罪人一般对待。

在那种场合下，他最初总是拼命地低头只有听的份。

如果最初进行抵抗的话，往往是使交涉陷入僵局，结果要付更高的赔偿金。

尽可能将纷争在最短时间内解决，这在公司才算本事。他尽量不让纷争出现，避免发展到要起诉的地步。而且是要少付赔偿金尽快地解决问题。

有的时候对方无论如何要求高达受损额三倍的赔偿。他采取的措施是在对方冷静下来之前避免正面冲突，也有的时候对方居高气傲要求必须把肇事司机叫来，不打一顿不罢休。

相比之下，特意打电话过来说：“事故发生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要过多地责怪司机”可以被称为美谈。

这次的事故，司机毫无辩解的余地，偏离了原本应该行走的路线，把门和玄关撞坏了。

而且是午夜时分，无论人家说什么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高田有些过意不去，在电话里表示了感谢，这样一来损害赔偿看样子也变得简单了。

边想着这样的事主真是少见，高田跟旁边的人说了电话的内容，其他人也一脸惊奇。但也有人认为没那么简单：“难道是开始表现得很笨拙，为了掩饰唯利是图的本意。”

但是高田凭着刚才与山西省三妻子见面时的印象，并不那么认为。雪白的脸蛋和嫩黄绿色的毛衣一起浮现在眼前，并未被世俗沾染的样子，这边一直在拼命地道歉，她却显得局促不安、避开视线。

但是，夫人虽是这样的，问题在于主人一方。身为公司董事很可能会强词夺理。虽然还未曾谋面，但莫名感到那位夫人的先生反倒会难对付。

电话中那位夫人关于钱的问题只字未提。只是说不让过多地责叱司机。

高田并不能完全放下心来，为什么她会挂心司机的事呢。

高田认为，司机山宫看上去算是招人喜欢的类型，那位夫人或许对他抱有好感。山宫 21 岁了，但脸上多少还留有些少年的稚气。

夫人看上去很老实，三十一二岁的年纪，这个年龄的女人是容易对小弟弟抱有同情的。

高田心里这么想着但并未对别人说起，别人也不会一直把这么个小事故作为话题，大家都有事情要忙。

高田从山西家出来的时候，跟夫人说等先生回来后再商量损坏赔偿和其他事情。夫人当时说丈夫回来会很晚，高田约定明天早上再来。

那之后大约过了两个小时，山西先生打来了电话，别人把电话转给高田。

“你是事故的负责人吧？”声音粗犷低沉。

“是的，我是高田，之前……”

“高田，就是我不在家的時候去过我们家的那个吧？”

“是的，忙赶去道歉的就是在下。”

看样子是那位夫人给丈夫公司打了电话，说了高田的事情。

“我昨天晚上在出差，还没有回家去看，听说是被搞得很惨啊。”

高田有些惊诧。

这位先生昨晚出差不在家。夫人见面的时候说丈夫上班去了，原来意思是出差未归。先生说还没见到家里的损坏情况，那一定是出差回来后没回家直接去了公司。

“是的。真的十分抱歉。但是您回家看一下就知道了，门和玄关处坏掉了，并没有到特别严重的程度。”高田赶快解释道。

“这样吗？”对方疑惑的样子。

“听内人说门和玄关撞得不成样子。”

高田想说那是因为房屋本身过于老旧了，但是想到在电话里很容易激起情绪便没有触及。

傍晚六点左右，高田京太郎去了位于杉井的山西的家。丈夫说让六点半到家里去，这与妻子说的不同。

去了一看，门还是原样坏着，只是玄关做了应急处置，搭了防雨门，用绳子捆着。高田站在旁边的出入口处叫了下门。

“麻烦您又跑一趟。”妻子应声出来。

“对不起，让您站在这里。”她很不好意思，但站在玄关处不进去是高田所在公司的要求。

这家很宽敞。走过长长的走廊，尽头有扇门，穿过那扇门是洋式的客厅。旧式建筑，配上考究的装饰让人感觉心情舒畅。

坐在垫子上，夫人端来了茶。穿的不是早上的嫩绿色毛衣，换成了和服。这件也很合身。

“谢谢！”高田对着递过来的茶碗行了个礼。

“给您添麻烦了。”夫人十分客气。

“没有，应该抱歉的是我们……而且刚才接了您那么善意的电话，更是受宠若惊。”

“不是。……但是司机也不是有意为之，所以如果被公司责罚也很可怜。”

“谢谢，我会向社长转达您的好意。”

“对了，伤情怎么样了？”

“从您这儿回去之后，见到了司机山宫，看上去并无大碍，据医生说治疗三天应该可以痊愈。”

“没想象的严重就好。”

正说话间，门把手有响动，夫人赶快起身去开门。这时候门开了，一位四十岁上下胖墩墩的男子走了进来。

高田赶快从椅子上起身。

这位先生虽然头发有些稀疏了，但是相貌堂堂。脖子较粗，小腹微微隆起。公司董事的威严可见一斑。

和服装扮的山西省三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擎着烟，看着高田。眉毛浓密，嘴唇较厚。

“回来一看很是吃惊。比接妻子电话时想象的还严重。”

说话悠然自得，眼角浮现着微笑，但让人感觉到在赔偿上一步都不会退让。

“实在对不起。回公司后询问了司机，因为有点疲劳，产生了错觉，走错了路，慌乱间打了滑。”

“原来如此。我昨晚出差去了别处，今早回到公司，突然公司的人跟我说了慰问赔偿的事，我很震惊。当时也给我看了早上报纸的报道。上面说是疲劳驾驶，究竟真实情况是怎样呢？”

“实在是……”